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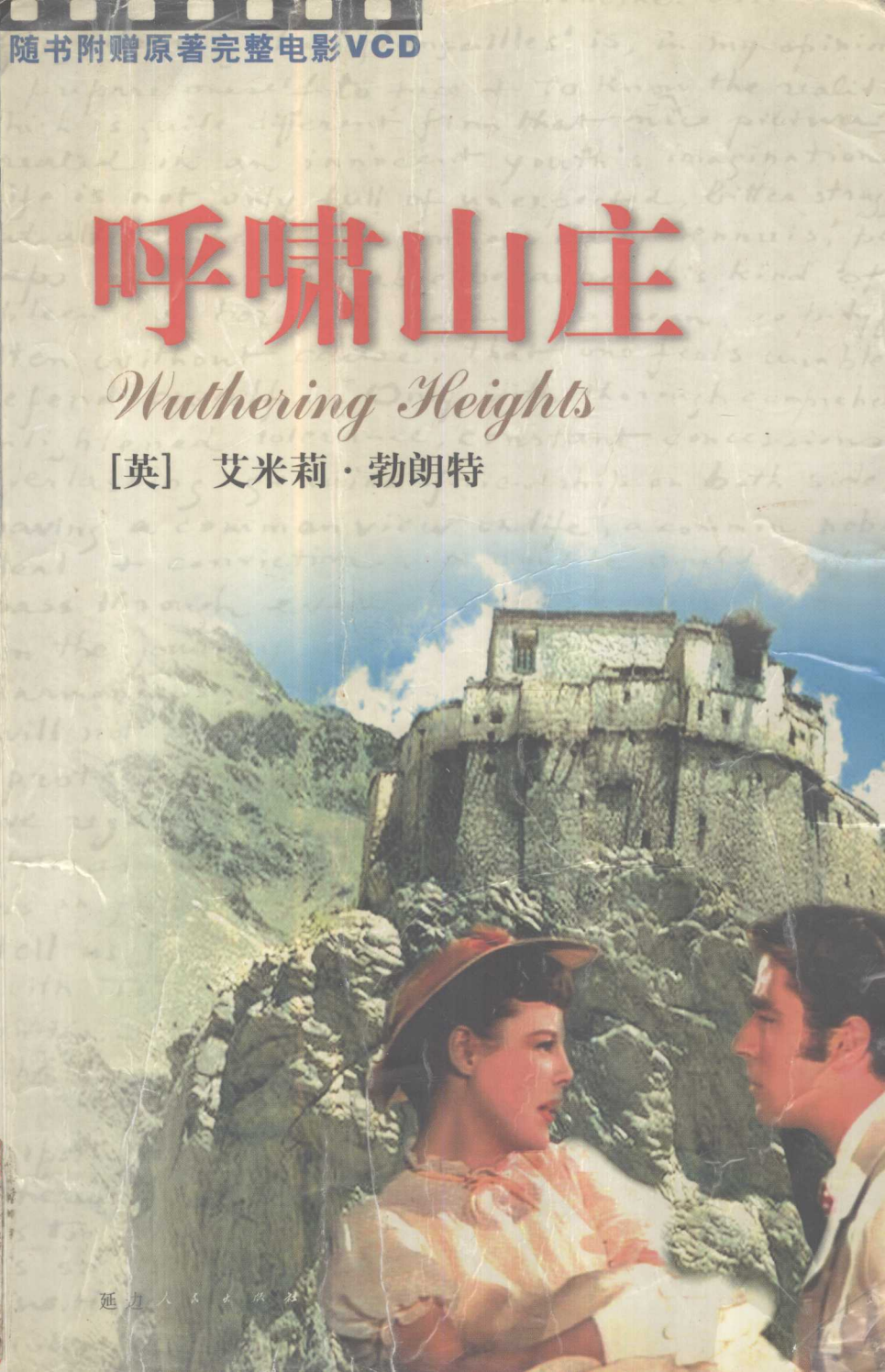
随书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

延边人民出版社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

闫红梅 张润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啸山庄/(英)埃米莉·勃朗特(Bronte, E.)著;闫红梅,张润译.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2.1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文杰主编)

ISBN 7-80648-926-6

I. 呼… II. ①埃…②闫…③张… III. 长篇小说—
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154 号

呼啸山庄

主 编:文 杰

译 者:闫红梅 张润

责任编辑:张光朝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7.75

字 数:2889 千字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80648-926-6/1·230

定价:160.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一八一八至一八四八)。这位女作家仅仅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三十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许多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然而她惟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与《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她们的妹妹——《爱格尼斯·格雷》的作者安·勃朗特号称勃朗特三姐妹,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坛上焕发异彩。艾米莉·勃朗特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名叫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爱尔兰教士,一八一二年娶英国西南部康瓦耳郡人玛丽亚·勃兰威尔为妻,生有六个儿女。大女儿玛丽亚,二女儿伊莉莎白,三女儿夏洛蒂,独子勃兰威尔,下边就是艾米莉和安。后面四个都生在位于约克郡旷野的桑顿村,勃朗特先生便在这一教区任牧师一职。一八二〇年举家搬到豪渥斯地区,她们三姐妹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一生。

一八二七年她们的母亲去世,一八三〇年以玛丽亚为首的四姊妹进寄宿学校读书。由于生活条件太差,玛丽亚与伊莉莎白先后患肺结核夭折,自此夏洛蒂与艾米莉在家与兄弟勃兰威尔一起自学。四个兄弟姐妹经常以读书、写作诗歌,及杜撰传奇故事来打发孤寂的时光。由于经济拮据,三姐妹不得不经常出外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几年中历受艰辛挫折。夏洛蒂曾打算自己开设一所学校,因此她和艾米莉到布鲁塞尔学习了一年,后因夏洛蒂失恋而离开。一八四六年她们自己筹款以假名出版了一本诗集,但却只卖掉两本。一八四七年,她们三姐妹的三本小说终于出

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了成功,得到了重视。《呼啸山庄》的出版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甚至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

一八四八年,她们惟一的兄弟勃兰威尔由于染上肺病,于九月死去。

对勃兰威尔的悼念缩短了艾米莉走向死亡之路,同年十二月艾米莉终于弃世。

关于《呼啸山庄》这部书,在世界文坛上多年来每谈及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必会涉及到对《呼啸山庄》的探讨。不少的著名评论家及小说家都曾有专文论述。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及创作家毛姆,在一九四八等应美国“大西洋”杂志请求向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时,他选了四部英国小说,其中就有《呼啸山庄》。

英国评论家阿诺·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也有专文为《呼啸山庄》作的评论,他说:“《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像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竭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但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也不断犯错误。”总之,《呼啸山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誉之为“最奇特的小说”。

《呼啸山庄》中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这两个主要人物在世界文学上给众多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那种不为世俗所压服、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正是对他们所处的那个旧时代的一个顽强的反抗,尽管他们的反抗是消极无力的,但是他们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却最终战胜了死亡,达到了升华。而这位才华洋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便由于她这部惟一的作品,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放出独特的、闪着异彩的光辉。

第一卷

第一章

那是一八〇一年的一天，我刚刚拜访完房方回来——这位雅邻独居一隅，少与人往来——后来他还真够让我麻烦的呢。这一带真是个绝妙的世外桃源，远离尘世的喧嚣杂乱，整个英格兰都再找不出这样的好地方了。这真是厌世者自得其乐的天堂——而希思克利夫先生和我又刚好趣味相投，可以共享这寂寥荒芜的幽境。好一个难得的伙伴！我骑马走上前去，他那双满是疑虑的黑眼睛觑在眉毛底下，闪烁不定。我自报家门之后，他更是防备起来，手指头往背心里插得更深了。在这种情形下，他恐怕很难想像，我对他是何等的热忱。

“您就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吗？”我问道。

他点了一下头，算是回答。

“先生，我是您的新房客，我叫洛克伍德。我刚一到达就十分冒昧地立刻来拜访，是想表明，我多次恳求能租下画眉田庄，没有给您带来不便。昨天有人告诉我，你原来有些担心——”

“画眉山庄是我的，先生！”他愣了一愣，打断我说道，“我绝不会让任何人给我带来不便，只要我挡得住！——进来！”

“进来”这两个字从他的双唇间迸出来，更像是在说：“滚蛋。”甚至他靠着的那扇门也并没在这两个字说出之后作出启动的反应。我想可能正是这种情景让我产生了亲近他的想法，并决定接受他的邀请。我觉得，一个比我还要孤僻怪异的人，倒真有点意思。

这时我的马的前胸已经马上要贴着栅栏了，他才伸出手解开链锁，然后阴黑着脸带我走上甬道。我们一边往院子里走，他一边

大声喊叫：“约斯夫，去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再弄点酒过来！”

“这个约斯夫大概就是我们的全班家仆了吧，”我想，要不怎么样会有这“一箭双雕”的双重命令。“怪不得石板缝里杂草丛生，牛成了惟一的园丁和修剪工。”

约斯夫已经上了年纪，不，也许还很老，尽管身体还很棒，看上去十分结实，精神矍铄。

“老天保佑！”他一边从我手中接过马缰，一边憋着满肚子火低声自言自语，还朝我脸上瞄了几眼。那副痛苦的愁相，令我不禁隐隐之心大起，心想他肯定是需要神力来助他消化食物，所以他刚才那句虔诚的祷告跟我的不速而至全无关系。

希思克利夫先生的住宅叫做“呼啸山庄”。“呼啸”在当地人口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用它作名是为了描绘当狂风肆虐，暴雨倾盆时，这所庄园周围到处喧嚣杂乱的情景。其实在我看来这里肯定是四季清爽、空净明朗。只需看一看房子尽头那统统倒向一边的稀疏干枯的枞树，还有那红枝斜伸，对着阳光仰头探求的荆棘，就可想像这山中的北风是何等强劲了。不过幸好这房子的建造者似有先见，把这房子造得极为结实：窗户很窄，而且都深嵌入墙壁里面，房子的四角都有巨大凸兀的石块加固。

进门之前，我驻足观赏了一下房前屋顶下那些复杂奇异的雕饰物，尤其是正门周围的。在门楣上方，一大堆破裂的鹫头飞狮和裸体小天使之中，我隐约看出“一五〇八”的年份和“哈顿恩肖”这个名字。我刚想说两句，再向这位总沉着脸的房主打听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可一看他站在门口的架势，像是在说：要么进来，要么滚蛋。我不想还没进门就惹他不耐烦，便赶紧收口。

往前两步我们便进了这家的起居室，没有过道和穿厅，他们把这里美其名曰“堂屋”。一般的堂屋总包括客厅和厨房，但在呼啸山庄，厨房似乎被整个地挤到别的地方去了。至少我还可以听到里边很远处有人在说话，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在大炉子旁边，已看不出有什么烤、烘或者煮的痕迹，也看不见墙上挂有擦得锃亮的煎锅或锡勺。房间的一头有一口又宽又大的橡木橱，那儿倒是确实

有些光亮和热度。橡木橱上摆着一些很大的白盘、银壶、银杯之类的东西，一排接一排地直码到屋顶。这儿的屋顶从没装过天花板，整个房顶结构一览无余，除了一处给放着燕麦饼、牛腿、羊肉和火腿的支架挡住了，往下便是壁炉，上面挂着各式简陋的旧枪和一对马枪，壁架上摆了三个颜色鲜艳的茶叶桶，算是装饰。白石板铺就的地板十分光滑，几把高背的绿色椅子规则地摆开。背光的一边，还藏着一两把笨重的黑色椅子。橱柜下面的拱形洞里，一条肝红色短毛的大母猎狗正守护着一群汪汪乱叫的小狗崽儿，还有几条狗则在周围蹿来蹿去。

如果说这房子和摆设是一个普通北方庄稼人的，那倒很是稀松平常；这种人天生的一副倔强面孔，穿着过膝短裤，绑腿把两条腿裹得又粗又壮。如果你在晚饭后的某个恰当时间在四周散步的话，这里方圆五六英里到处可见这种人：坐在圈手的圆椅中，面前的桌子上放一杯冒着泡沫的麦酿酒。希思克利夫先生却不是这种人，他的房子和生活方式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他其貌不扬，看上去像个黑皮肤的吉卜赛人，但着装举止又像个绅士——当然是那种普通的乡绅；他身材挺拔，相貌端正，神情略带忧郁，虽然颇有点不修边幅，但看上去却并不觉得不大得体。关于他的忧郁——我指那种郁郁寡欢的神气——有人也许会觉得那是因他没有教养而显得自大，我却觉得并非如此。直觉告诉我，他矜持的原因在于对那种矫揉造作地表露感情的一种本能的厌恶——厌恶把喜怒哀乐形之于色。他同样有爱有恨，但却深藏不露，而且他又把为别人所爱所恨，都视作对他的冒犯。我似乎扯得远了，这观点好像有点强加于人。希思克利夫先生遇到可能交上的朋友，不会伸出手来，这跟我的作法很相似，但理由却可能完全不同。我总想着我的脾气差不多得算是独一无二了。我母亲过去常说，我一辈子都不会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而且刚好在今年夏天，我就证明了自己不配有这样的家。

那时候我有位迷人的佳丽朝夕相伴，在海边尽情享受和风丽日，她对我还未青眼有加时，我看她却如天仙下凡一般。尽管我

“从未吐露过我的爱情”，但是最蠢的傻瓜也能从我的眼际眉梢读出那浓浓情意，我已经为她神魂颠倒了。伊人终于明白了我的心思，而且报以秋波一泓——那是多么甜美幸福的一泓秋水啊！但我是一怎样做的呢？我真是愧于出口：那时我就像一只蜗牛，冷冰冰地缩回贝壳。每次当那充美爱意的眼神飘来，我都显得更冷，缩得更远。最后，那位可怜的尤物也疑心自己自作多情，感到惊慌失措，竟然怂恿着她的妈妈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是这样的秉性乖张，我才落得个故作冷血的名声，天知道我有多冤枉。

我在一张正对着房东的椅子上坐下来，一边伸手想去摸那条大母狗，以显示我的友好。这时她已不再守着那窝小崽，像头狼一样溜到我身后撅着嘴巴，露出牙齿，淌着口水，随时准备在我的大腿上来一口。

我的抚摸让她舒服得发出一串咆哮。

希思克利夫先生几乎在同时嗥叫起来。“你最好别理那条狗，”他把脚在地上一跺，吓得那狗赶紧闭嘴，“她不习惯那样，她不是当宠物养的。”然后他转身对着门大喊：“约斯夫！”

地窖深处传来了约斯夫咕咕啾啾的回应声，却并没有要上来的意思。于是主人便下去找他，留下我一个人守着这只恶狗，还有另外两条更狰狞凶恶、浑身粗毛的牧羊犬，他们和母狗一起警惕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可不想现在便和这些畜牲打什么交道，于是便安静地坐着，转念又想，它们不会懂得沉默也是一种侮辱吧，于是便对这三位挤眉弄眼吐舌头，扮起了鬼脸。谁知这下糟了，不知哪副面孔激怒了那位淑女，竟惹得她怒不可遏，向我猛扑过来。我猛一用力把她甩了出去，又急忙拉了一张桌子挡在中间。这下更加悲惨了，七八条恶魔般的凶狗从隐身之处蹿了出来，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齐扑向他们的共同目标。我感到他们对我的脚后跟和上衣下摆似乎情有独钟，于是我一面使出最大的气力，拾起烧火棍挡开几条大狗，同时不得不高声呼救，请主人出来帮助重建和平。

于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那个仆人慢腾腾地从地窖爬上来，那样子真令人恼火。我觉得他们并未比平时快一分一秒，尽管壁炉这边这群凶神恶煞的家伙已经闹得天昏地暗、电闪雷鸣。

幸好厨房里出来一个人解了围。这是一个健壮的妇女，红光满面，穿一生长袍，赤裸着胳膊，似乎很有气力。她拿一把煎锅当做兵器，冲到我们中间，然后便发出狂风暴雨般的一阵呼喊，于是这场战斗便魔术般的平息了。主人来到那里时，只剩下她一个，胸脯一起一伏，像狂风过后的大海一般。

“见鬼！出什么事了？”主人瞪了我一眼问道。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刚受了这样的怠慢还要看他这副神气。

“真的很见鬼！”我嘟囔起来。“即使是那群魔鬼附体的猪也不会比你那群畜生更凶恶了，先生。您是不是还会把陌生客人跟一群老虎留在一块儿呢！”

他动手把桌子推回原位，“不管是谁，只要什么也不去碰，他们是不会找他麻烦的。”接着他把一瓶酒放在我面前，说道，“这些狗保持警惕是尽职尽责，来一杯吧？”

“不喝，谢谢您。”

“没挨咬吧？”

“我要是挨上了，那个咬人的畜生早就给打上戳子了。”

希思克利夫咧嘴一笑，紧绷的脸松弛下来。

“好了，好了，”他说，“受惊了，洛克伍德先生，来喝一杯吧。这宅子里的客人太金贵了，所以，坦白地说，我跟我的狗都不知道怎么待客了。干杯，祝您健康！”

我鞠了一躬，也向他敬酒。这时我慢慢缓过神来，心想为那群不懂规矩的畜生生气太不值得，再说也不能让这家伙看着我幸灾乐祸——他的情绪已经往那方面转了。

大概希思克利夫也觉得应从长计议，得罪一位好房客未免愚蠢，于是说话也就不再那么简短生硬，并且谈起了我感兴趣的话题，讲起了这个地方的种种长处和短处。

我不得不承认，他在我们谈的这种话题上见解独到，而且在回

家之前,我已经被鼓动得主动提出明天再次拜访他了。

他显然不希望再被打扰,但我却无论如何还要再去。真是滑稽,和他相比我居然如此爱好交际。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章

昨天下午天气很冷,下着大雾。我很想在书房的壁炉边消磨完这段时光,而不愿穿过那片石楠草荒地和一片片泥沼去呼啸山庄。但是等到吃过正餐(请注意:我是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吃正餐;这位女管家——同这所房子一起租下来的主妇一般的太太——不能或是不愿领会我的要求,总是五点就给我开饭。)我怀着这个偷懒的打算上了楼,一进屋就看到满屋都是煤灰。一个女仆正跪在地上,把一堆堆煤渣压在炉火上,身边放着好些刷子和煤桶。我只好立刻转身回来,戴上帽子,步行四英里来到我的邻居家的花园门口,刚好及时躲过了开始飘落的鹅毛大雪。

我冷得浑身哆嗦。这个荒凉的小山包,泥土结着黑霜冻得生硬,寒气逼人。链门怎么也打不开,我便跳了进去,穿过两边都是醋栗树的石板甬道,敲起门来。可是直敲得手指生疼,却只听里边狗吠大作,仍是没人回应。

“可恶!”我心中暗骂,“这家人天生的刻薄,活该你们与世隔绝!我至少也不会大白天把门锁上吧。哼,我今天可管不了那么多——我非进去不可!”

这下主意已定,我就抓住门闩,拼命摇晃起来。这时从粮仓的圆窗里探出一个头来,正是怪头怪脑的约斯夫。

他大声叫道:“你干啥!老爷在羊圈,你要说话,从粮仓那头绕过来。”

“里边没人会开门吗?”我也朝他嚷道。

“除了太太没别人了。就算你叫到半夜,也别想让她开门。”

“为什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告诉我,约斯夫?”

“有我什么事？我管不着。”他一边咕噜着，一边缩回了脑袋。

我还不死心，抓住把手又试了几次。这时雪越下越大，一个没穿外衣、扛着草叉的年轻人从后院走出来，朝我打招呼，示意我跟他走。我们穿过洗衣房和一块集中了小仓房、抽水机和鸽子棚的新铺的场地，最后进入昨天接待我的那间宽敞温暖的堂屋。

熊熊火光照得人心神愉快。桌子已经摆好，只等端上丰盛晚餐了。桌旁坐着那位“太太”，这令我很高兴，以前从没想到他家里还有这么一位。

我朝她鞠了一躬，站在那儿等她请我入座。谁知她只把身子朝椅背上一靠，仍旧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只是盯着我。

“好大的风雪啊！”我讪讪地说道，“希思克利夫太太，你家仆人偷懒，恐怕你们家的门也得跟着遭殃，我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他们听见我在叫门。”

她还是不开口。我瞪着她——她也瞪着我，而且她总是把眼光定在我身上，神情冷漠，让我心里十分不自在。

那个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道：“你坐，他马上就来。”

我只好遵命坐下，清了清嗓子，用朱诺称呼那条恶狗，这次见面她居然摇起尾巴来，屈尊降格表示与我相识。

“好漂亮的狗！”我又说话了。“你愿意把那些小狗崽分出去吗，太太？”

没想到这次她居然开口了。“他们可不是我的。”说得非常和气，却比希思克利夫本人的答话还要令人反感。

“噢，原来你宠爱的东西在那儿！”我接着又说，同时身子转向一个不大显眼的坐垫，上面好像满是猫之类的东西。

“宠它们才怪呢，”她轻蔑地说。

原来那是一堆死兔子，真丧气。我又清了清嗓子，向壁炉移近一点，又谈起了晚上的大雪。

“你根本就不该出来，”她边说边站起来，从炉架上够着两个彩绘的茶叶罐。

原先坐着的时候她背着光，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出了她整个的

形体容貌。她很苗条，身段优美，还保留着少女的风姿。那张秀美的小脸真是我平生少见：小巧玲珑，皮肤白皙。卷发淡黄，松散地披在她细嫩的脖子上，一双明眸顾盼含情，让人情不自禁地遐想联翩。但总算老天眷顾我这个多情种子，那双美目中藐视一切的神色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神情，让人看了只觉得别扭。

看来她不大够得着那些茶叶罐，我动了动想帮她一下。她却突然转向我，像个守财奴发现有人想帮她数金币似的。

“不用你帮忙，”她脱口而出，“我自己够得着。”

“对不起，”我急忙回答。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一边问我，一边把围裙系在她的黑长袍上，然后站在那里，把一匙子茶叶举在茶壶口上。

我答道：“我很愿意喝杯茶，夫人。”

“是请你来的吗？”她追问道。

“不是，”我半带微笑地说，“照理您应该请我的呀。”

她一甩手把茶叶丢掉，把匙子和别的东西都放回去，满脸不悦地回到座位。她像个孩子似的紧皱着眉头，撇着嘴唇，似乎要哭出来了。

这时，那个年轻人已经披了一件褴褛不堪的上衣，在炉火前站直了身子，居高临下斜着眼看着我，好像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我不禁疑惑起来，他到底是不是仆人？他衣着粗劣，谈吐鄙俗，一点也没有希思克利夫先生和夫人身上那种气质。他的棕色鬈发乱七八糟，脸腮上胡子乱蓬蓬的，双手呈棕黑色，像做苦活的工人一样。倒是他的举止还带点自由自在的神气，似乎还高人一等。即使在这家的主妇面前，他也没露出仆人那种看人脸色办事的小心样子。

既然他的身份一时难以确认，我想还是不理他那种怪异的举止为好。就这样五分钟以后，直到希思克利夫走进来，多少解了我的困境。

“先生，你瞧，我说到做到！”我作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大声说道，“恐怕这天气得让我在这儿多呆半个小时了。不知您能否允许我

在这儿暂避一下。”

“半个小时？”他说，“我真奇怪你怎么会专拣暴风雪这种鬼天气上这儿来。知道吗？你随时都可能陷进沼泽地。别说你，就算是对这些荒原了如指掌的人，在这种风雪黄昏也难免迷路，而且眼下这天气根本不可能好转。”

“我想您得找一个小伙计给我当向导，他可以在我田庄那边过夜，明早再回来——您能帮我这个忙吗？”

“不行，我不能。”

“啊，是吗。那好吧，我只有凭自己的本事了。”

“嗯！”“你是要沏茶吗？”衣衫破烂的那个小伙子把他那凶狠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那位年轻太太身上，问道。

那女人转向希思克利夫，“要给他沏茶吗？”

“快弄好，不是你沏吗？”他这句粗暴的回答吓了我一跳。这句话暴露了他那不折不扣的坏脾气。我再也不会认为他是我难得的伙伴了。

等一切准备齐全，他开始邀请我了——

“好了，先生，把你的椅子往前挪挪。”于是所有的人都挪到桌子周围。大家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整个屋内鸦雀无声。

我想，如果这片乌云是我引来的，我就有义务努力把它驱散。他们总不至于每天都这样脸色铁青地坐着一言不发吧，而且不管脾气有多坏，也不至于每天这么愁眉苦脸吧。

我一口气喝完茶，正要拿过另一杯时，开口说道：“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的兴趣爱好和思想见地居然这么受风俗习惯的影响。这在别人看来真是无法想像，像您，希思克利夫，过着这样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究竟还能有什么幸福而言。但是，我敢说，生活在您这样一个家庭中，有你那位贤惠的太太，像仙子似的对您的全家和心灵呵护备至……”

“贤惠的太太！”他打断我的话头，脸上露出凶神一般的冷笑，“她在哪儿啊——我的那位太太？”

“我是指您的妻子，希思克利夫太太。”

“噢，不错。你说的意思是，尽管她已经不复生存，肉体已经消亡，她的灵魂还在像天使一样，呵护保佑着呼啸山庄，是吗？”

我自知失言，想尽力弥补。他们两人年龄悬殊，不大可能是夫妇，这我本应看得出来的。一位是四十岁左右的壮年男子，正是智力强盛的年龄。这个年纪的男人，很少会异想天开，以为少女们会因为爱情而嫁给他，这种梦是留给那些垂暮之人安慰晚年的。而另一位看起来还不满十七岁呢。

我脑中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我身边坐着的这个乡巴佬不会就是她的丈夫吧，他正端着茶缸喝茶，脏着手就啃面包。那么他当然就是小希思克利夫了。她这样把自己这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只是因为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他好的人，真是将自己活活埋葬！真是太可惜了——哎哟，我得留神点，可不能让她因为我而发现了自己婚姻的不幸，从而懊悔不堪！”

这个想法听来好像我这人太自以为是了吧，其实不然，我自认自己还是颇有点魅力的，而我这位邻座，简直可说是令我作呕。

这时希思克利夫说道：“这位希思克利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我的推测被证实了。他说着话，边转头朝她意味深长地瞅了一眼，充满仇恨的一眼——除非他只是错长了一脸横肉，从脸上并看不出他灵魂深处要说的话。

“啊，我明白了。这就对了！你真是艳福不浅，能拥有这么一位可爱善良的仙女，”我转身对我的邻座说。

谁知这次情况更糟，那位年轻人脸涨得通红，双拳紧握，一副准备揍人的架势。好在他似乎立刻恢复了自制力，强压怒火，只扔出一句冲我而来的恶语，而我则尽力装着没听见。

“不幸你都猜错了，先生，”我的房东先生说道，“我们两个都没殊荣能拥有你说的这位仙女，她丈夫死了。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死了。我说过——她是我儿媳妇。”

“那么这位年轻人是——”

“不是我儿子，绝对没错！”

希思克利夫又笑了，似乎把他说成那个笨牛老兄的父亲，这玩

笑也未免开得太过鲁莽了。

“我叫哈顿·恩肖，”那笨牛一声吼叫。“我劝你还是对我放尊重点！”

“我并没对谁不尊重！”我回敬他一句，暗笑他自报姓名时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太可笑。

他的双眼死瞪着我，我也同样瞪着他，但我可不想这样持续太长时间，我怕自己会忍不住要上去给他几耳光，或者大声笑起来。我渐渐感到，我在这几位和蔼可亲的家庭成员之中处境十分尴尬。我方才从四周环境中得到的享受被这种阴沉抑郁的气氛压倒，而且消失殆尽了。我决定缄口慎行，不敢在这屋里第三次冒失了。

晚餐结束的时候，没一个人讲客套的话，我走到窗前去观天气。

眼前的景象令人堪忧：夜色提前笼罩了大地，狂风肆虐，雪花纷飞，天空与山峦混沌一片，苍苍莽莽。

我不禁惊呼起来：“没有向导，现在我可回不了家！路根本就看不见，全被雪埋住了。”

“哈顿，”希思克利夫吩咐道，“把那十几只羊赶进粮仓的门洞里，要是把它们留在羊圈里过夜的话，得给它们盖点东西，再挡块木板。”

我却越来越焦急：“我该怎么办呢？”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我看着周围，只见约斯夫提了一桶粥来喂那些狗，希思克利夫太太正把身子面向炉火，点着火柴玩，那是她刚才把茶叶罐放回原处的时候从壁炉架上碰下来的。

约斯夫放下桶，用一种没事找事的目光把屋子扫视一遍，然后挖苦似的瓮声瓮气地叫喊：

“我真纳闷儿，别人都出去干活了，就你闲呆在那儿，真见鬼！可你是个没用的东西，对你说有什么用——你一辈子都改不了那臭毛病，你就随你妈的样子见鬼去吧！”

我以为这一大堆唠叨是冲着我来，于是怒火万丈，向前两步，想一脚把这个老恶棍踢出门去。

可是希思克利夫太太的答话却把我挡住了。

“你这个老不知耻的伪君子，”她回击说，“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诅咒魔鬼，你就不怕他亲自把你抓走？我警告你小心点，千万别来惹我，否则我就要请他特别垂爱把你抓走。别走，约斯夫，看这儿，”说着，她从书架上取下一部大开本的黑色的书来。“你来看看我的‘魔法’已经炼到了什么火候了——我马上就要炼到炉火纯青、法力无边的程度了，把这个宅子整得干干净净的。那头红母牛不是平白无故死的，你的风湿病也不能不算是老天爷赏赐的吧！”

“啊，狠毒，好狠毒！”那老东西气喘吁吁地说，“求上帝拯救我们远离邪恶吧！”

“没用的败类！你这个贱货，没人要的东西——滚开，否则我揍烂你！我要给你们全都捏蜡人和泥人，谁要是头一个破了我的规矩，哼，等着瞧吧！我先不说他会遭什么报应——走，我可一直盯着你呢！”

这个小女巫说话时，那双漂亮的眼睛故意流露出一种恶毒的神色，约斯夫竟真被她吓得浑身哆嗦，慌忙跑了出去，边祷告边叫喊：“狠毒啊！”

我看她这样说话做事肯定是为了开一个并不有趣的玩笑。现在既然只剩下我们俩，我就得想方设法让她关心一下我的困难了。

于是我真诚地对她说：“希思克利夫太太，您一定会原谅我打扰您——因为，我想，凭您这副面相，肯定有副菩萨心肠。请您指点几个路标，好让我顺着它们回家——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就像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伦敦一样。”

“从你来的路回去，”她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回答，面前还点着一支蜡烛，摊开着那部大部头的书。“这个建议很简单，不过也是我能提出的最妥善的了。”

“那么，你要是听说我死在大雪覆盖的沼泽或是坑洼里，你的良心会不会自问，你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呢？”

“当然不会了，为什么？我又不能护送你，他们连花园围墙边上都不让我去。”